

老列莊三子書中被廣泛誤解的幾個問題

嚴 靈 峯

民國以來，學術界對於中國古籍的「辨偽」的風氣大開，的確有很多的成就。但同時也有不少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，這是無可否定的。如：列子一書，由於永嘉之亂，散亡而重輯的書；當然不免混雜錯亂而非劉向校讎之舊；但肯定它是一種「偽書」，未免過於武斷。莊子天下篇決非莊子所作，而時人猶襲郭象、王夫之之說，以為非莊子周莫能為。不少承學之士亦往往為當代權威學者名聲所懾，常盲目附和成說，到了「亦步亦趨」的地步。這種情況對於向學的青年影響極大。爰舉數例，以證其事。

一、老子書中「仁義」連用問題

梁啟超在「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」一文中說：

『老子書中……還有用「仁義」對舉的好幾處，這兩個字連用，是孟子的專賣品，從前像『是沒有的。』(「古史辨」第四冊，下編，二〇七頁)

梁氏以此為理由之一，斷定：「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。」六十年來，不知有多少學人依據他的說法，來證明：老子是一部「晚出」之書。

可是，當時已有人對梁氏的見解提出異議。

張煦在「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」中說：

『查原告所稱孟老先生即孟子，仁義二字專賣品一句話我還沒聽說在農商部註冊。不過宋儒有孔子言仁，孟子兼言仁義一套話罷了，何嘗是他專賣品？易繫辭下傳說：「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。」左傳說：「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也；以君成禮，弗納於淫，仁也。」仁義為並文，與老子所說「絕仁棄義」，「先仁而後義」，有何不同？史記引周初所制諡法云：「仁義之所往為王」，周初諡法篇義與此合；早以仁義為聯同，與老子「大道廢而後有仁義」，有何不同？易說卦傳說：「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；」老子既說陰陽(如「萬物負陰而抱陽」之類，)又說剛柔(如「柔之勝剛」之類，)為何獨不能說仁義？」(同上，三一七頁)

張煦不同意梁啟超的見解，可是他所提出的論據只是「仁義為並文」，舉出「仁義」連用，是引史記的「周初諡法」；史記是漢代的書，也不能令人信服。其實在禮記中就有「仁義」連用：

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(曲禮)

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。(禮運)

降于祖廟之謂仁義。(同上)

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。(禮器)

仁義禮智，人道具矣。(喪服四制)

在這裡，就有五處「仁義」兩字連用。

禮記亦係孔門弟子所記，近於論語，當比論語較為駁雜而晚出；雖不能確證比孟子的時代為早，但可以證明一點：「仁義」兩個字的「連用」，決不是「孟子的專賣品」！

這還不夠，我們可以在墨子書中找到更多的證據。在墨子中就有二十六處「仁義」兩字連用，茲列舉於後：

舉天下之仁義顯人。(所染)

其友皆好仁義。(同上)

中實將欲為仁義。(尚賢下)

中情將欲為仁義。(尚同下)

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。(非攻上)

今欲為仁義。(非攻下)

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。(節葬下)

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。(同上)

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。(同上)

中請將欲為仁義。(同上)

其於仁義，則大相遠也。(天志上)

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。(天志中)

本察仁義之本。(同上)

本察仁義之本。(同上)

本察仁義之本。(同上)

聖知也，仁義也。(天志下)

不知此爲仁義也。(同上)

不知此爲不仁義也。(同上)

今之爲仁義者。(非命下)

夫一道術學業仁義者。(非儒下)

趣之爲亂，非仁義之也。(非儒下)

仁義之爲內外也。(經下)

去愛而用仁義。(貴義)

仁義鈞。(公孟)

言仁義而不吾毀。(同上)

苟不用仁義。(魯問)

據孫詒讓的考訂，墨子約生於周貞定王元年（西元前四六八年），卒於周安王二十四年（西元前三七八年），年九十三歲。姜亮夫：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，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（西元前三七二年），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（西元前二八九年）；年八十四歲。孟子後於墨子九十六年，而孟子書中輒稱：楊、墨，言「楊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」則孟子在於墨子之後無疑。我們在墨子書中指出：「仁義」兩字連用，如此之多，可謂：「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而許多學者竟未之察。縱起梁啟超於地下，恐怕他也再不會說：「仁義」兩字「連用」，是「孟子的專賣品」了。今後也許不再有人根據此點，跟着說：「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」，乃至在

孟子之後罷！

二、列子何會抄襲乾鑿度？

馬敘倫：「列子偽書考」說：

「天瑞篇有太易、太始、太素、一章，湛云：『全是周易乾鑿度，』乾鑿度出於戰國之際，列子何緣得知？作偽纂入耳。」（見「天馬山房叢著」）

又說：

蓋列子晚出而早亡，魏晉以來好事之徒，聚斂管子、晏子、論語、山海經、墨子、莊子、尸佼、韓非、呂氏春秋、韓詩外傳、淮南、說苑、新序、新論之言，附益晚說，成此八篇，假爲向序，以見重。」（同上）

明胡應麟「四部正譌」已言：

「乾鑿度中孔子所云，實全寫列子天瑞篇一節，稍增損數字，遂不成語言。又列子「重濁者下爲地」之後，有「沖和氣者爲人，故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」三語，意乃完足；今刻去後三語，而以「物有始，有壯，有究，故三畫成乾」接之；文義頓斷缺，可笑。」

又：張湛、列子序略云：

「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。及至江南，僅有存者。列子唯餘楊朱、說符、目錄三卷。比亂，正輿爲揚州刺史，先來過江，復在其家得四卷。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。參校有無，始得全備。」

由此可見，張湛所存只有：楊朱、說符、目錄三卷；而天瑞篇乃在傅正輿和趙季子所存的十

卷之中。又張註天瑞篇，「濁重者下爲地」下註云：「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。」是則此段文字，在張湛未註之前已有；必非湛所纂入；否則，何至註明其抄襲他書？

列子天瑞篇：

子列子曰：「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，夫有形者生於無形，則天地安從生？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質之始也。氣、形、質具而未相離，故曰「渾淪」。——渾淪者，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「易」也。易無形埒，易變而爲一，一變而爲七，七變而爲九。九變者，究也；乃復變而爲一。一者，形變之始也，清輕者上爲天，濁重者下爲地，沖和氣者爲人；故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。」

易緯乾鑿度原文：

「昔者聖人因陰陽，定消息，立乾坤，統天地也。夫有形生於無形，則乾坤安從生？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也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質之始也。氣、質、形具而未離；故曰：「渾淪」。——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；故曰「易」也。易無形畔，易變而爲一，一變而爲七，七變而爲九。九者，氣變之究也；乃復變而爲一。一者，形變之始，清輕者上爲天，濁重者下爲地。物有始，有壯，有究，故三

畫而成乾，乾坤相並俱生；物有陰陽，因而重之，故六畫而成卦。』(《無求備齋易經集成》一五七册武英殿聚珍本十一頁)

在列子書中，沒有「坤」字，天瑞篇有兩個「乾」字，為「乾條骨」疊句，絕無「乾坤」的說法。乾鑿度在「統天地」上加了「立乾坤」三字，下文又把「天地安從生」句中的「天地」改作「乾坤」。「昔者聖人」既「立乾坤」，何以又說：「乾坤安從生？」其不通明甚。

列子的「易」，是指宇宙的原始，用以說明，世界生成和演化的原理。所以說：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；故曰：『易』也。」這就是「易」的定義。這個「易」也就是上文：『氣、形、質具而未相離；故曰：『渾淪』。』的「渾淪」。亦即老子第十四章：『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』二十五章：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』的「道」。與「周易」的「易」，是毫不相關的。列子的「易」，是實存的本體；乾鑿度的「易」是「易之為書」的「易」。

周易說卦云：

『昔者聖人之作「易」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；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；兼三才而兩之，故「易」六畫而成卦；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；故「易」六位而成章。』

又易繫辭傳說：『八卦成列，「象」在其中矣；因而重之，「爻」在其中矣；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。』所以，原始三畫的八卦卦只能有「象」；沒有重卦，便沒有「爻」。「三才」，是

指：天、地、人而言，兼三才為六，故云：「六畫而成卦。」「爻」有陰、陽，故云：「分陰、分陽」；易有六爻，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，故云：「六位而成章。」

乾鑿度作者把列子的「沖和氣者為人」一句刪掉，只剩「上為天」、「下為地」；因有沒有「人」；所以只能說：「乾坤相並俱生」，與易的「三才」之說完全不合；而且說：「三畫而成乾」，「只據「陽爻」而忘却了「陰爻」。根本與重卦之說不合。易經「六畫」、「六位」都是指「重卦的六爻」而言；而「六爻」中又包括「陽爻」與「陰爻」；而乾鑿度只知重乾卦的三爻，重卦後的六爻全為陽爻，就無爻變的可能；與「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」之說不合。如果只有陽爻而無陰爻，則六十四卦的「重卦」便無法成立；可見乾鑿度作者的無知！

此外，老子四十二章的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列子的「易變而為一，一變而七，七變而為九。」與易繫辭傳的：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」各不相同，乾鑿度把列子的文字抄入，更顯示其作偽的形跡。

張湛註列子時，尚不辨乾鑿度抄襲列子，反以為列子抄襲乾鑿度，他會如此偽造嗎？

三、莊子不重「外王之道」

熊十力在「原儒」上卷，「原學統」中說：『莊子悼百家眾技各察一偏，闕於大道。故欲弘宣孔子內聖外王之道，以德攬眾學而不以

會歸。』(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上海龍門聯合書局排印線裝本二十六頁)

史記莊子列傳明言：『作漁父、盜跖、舛篋，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』而熊氏竟稱：莊子『故欲弘宣孔子內聖外王之道。』效學莊書內證，以見其說之迂。

莊子天下篇云：

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闔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。』

這雖是天下篇篇首「外王之道」不明的文字。可是在逍遙遊篇中他却說：

『堯讓大於許由，曰：『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；請致天下。』許由曰：『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寶也。吾將為寶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為！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』

在在宥篇，莊子則公然說：

『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』

至莊子如何自處呢？在秋水篇說：

『莊子釣於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。曰：『願以竟內累矣。』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；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』二大夫曰：『寧生而曳尾塗中。』莊子曰：『往矣！吾寧曳尾於塗

中」。

又列禦寇篇說：

「或聘於莊子。莊子應其使，曰：『子見大犧牛乎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菽；及其牽而入於太廟，雖欲爲孤犢，其可得乎！』」

由此可見，莊子不重「外王之道」。同時，也說明了，天下篇所說並非莊子的本意；附帶地證明了天下篇非莊周所自作。天下篇說：

「芴漠无形，變化无常，死與生與，天地並與，神明往與！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適，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；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，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辭，時濛濛而不儻，不以倫見之也。以天下爲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，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眞，以寓言爲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瓌璋而連珠无傷也。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生死无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肆，深閔而肆；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。」

郭象註云：「莊子通以平意說己，與說他人無異也。」

郭象既註莊子，當然認爲全書皆莊周所自著，天下篇豈能例外？

惟後人則多附和郭說，踵訛襲謬，以迄於今。現在研究文中：「其書雖瓌璋而連珠无傷也，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。」這兩個「其」字，

都是人稱代名詞，而且是第三人稱。用口語應譯作：「他的書」和「他的辭」。但有時「其」字也具「己」的意義，如論語顏淵篇：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。」皇侃疏：「言人但自治己身之惡。」此雖作「己身」解，還是指他人的己身，而非我自己的己身。又：「彼其充實不可以已。」裴學海云：「『彼其』皆是複語，『其』亦『彼』也。」按：成玄英疏：「彼所著書，……富贍無窮，故不止極也。」則此「其」字，當作「之」字解。王引之經傳釋詞云：「其，猶之也。」此同於口語之「的」。孟子滕文公篇，「吾何畏彼哉？」史記項羽本紀：「彼可取而代也。」「彼」字皆指第三人稱言。又孟子公孫丑篇：「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。」這裡「彼」、「其」都代表第三人稱；「我」、「吾」都代表第一人稱。古代雖無語法，但古人用字也有一定軌範的。天下篇這段文字中出現一個「彼」字，斷不能說是莊子「自稱」；由此可知，這是後人對莊周的評論；同時，也證明了這些話不是莊子自己說的，亦可打破「天下篇是莊周自序」的論斷。——因爲先秦典籍，無有用「彼」字作第一人稱用者。

莊子天地篇雖云：「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，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，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。」天道篇云：「帝道運而無所積，故天下歸。」這些文字，都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，皆非莊子的本意。俱非莊子原書的內容。莊子是「其要本歸老子之言。」史記老子列傳云：「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。」道不同不相

謀」，豈謂是那？」

熊氏竟謂：莊子「欲弘宣孔子之道。」不亦誣乎！

由此數例，可見學術研究，必須具有獨立思考與見解，不可「人云亦云」。這就是胡適之先生生前所說：「不要被人牽着鼻子走。」年來常見許多畢業或升等論文，常引「師說」；「師承」之道，原未可厚非；但如果老師本身的學識本有問題，如此豈非自誤。作者希望真正勤學的青年，應抱：「吾愛吾師，吾尤愛真理」的精神，從事研究；這樣，纔不至於墨守成說，故步自封。努力開創學術發展的前途。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，於臺北市

